

名家新作

# 动静之间

□ 王晓莉



十几年前看过一部叫《罗拉快跑》的冷门电影，看完很想找人谈观后感，可惜周围的人都还没看过，这部电影也不是故事情节很曲折、口述起来可以津津有味的那种，跟没看过的人简直无从谈起。于是当时的我只好很寂寞又很热血沸腾地写点类似于影评的文字给自己看。这个电影的导演是谁，演员叫什么，现在已完全不记得了，想想都觉得对不起制作者。唯一而又特别牢记的画面，就是叫罗拉的女主角在不停奔跑。罗拉为了在限定时间内营救男朋友，不得不奔跑着四处去筹款。她穿着背心短裤，顶着一头红发——那红色还不是暗暗的红，而是粉色的、不安静的红，从超市跑过，从公寓门前跑过，从电影开头跑到了电影结尾。她争分夺秒地跑，一气呵成地跑，永不服输地跑。跑，对罗拉而言，是拯救男友生命的发动机；对电影而言，是留下一个令人难忘的意象与特别的女性身影；而对作为观众的我而言，罗拉的跑，既是突破与解救生命困境的法门，更成了关于生命必须永动的激励。

罗拉存在于电影里，普通人无须像罗拉那样拼命跑，搏命动。但动，确实是生命所需所在。我总记得从前有个多病的邻居，晚年有几年，每年总有几个月要住医院。但在住院与住院的间隙，他并不像常人设想会在家卧床休养，养气养血。他稍有气力，便收拾个小袋子，里面装了药品、手机、小录音机，搭车去城郊附近走走。他家人劝他，他永远是说：“人要动的哟。”这句话很平常，我听着却觉得是一个有点痛楚的真理，一个已经难以大包、难以随心所欲而动的人，才会如此热爱动。动所包含的幸福，原来只有不能动或不太能动的人，才能彻底体会。

动让人向往。动是物理移动，更是气血加速运转，是眼球繁忙，是语言转换间意想不到的生涩与更新，是逐光逐日逐一切新事。同一个月亮，在动之后见到，可能就是更圆更亮。这是奔波了数日数小时之后，我们自己的心为这个月亮“加持”。杰克·凯鲁亚克的著作《在路上》，读的人可能少，知道书名的却多。皆因人人都会有动起来的心，人人都愿意走在路上。

动是自我的学习、训练与培养。譬如旅行。我们咨询或搜索最佳旅行线路，准备路上食物、开车、过桥、停车、住宿，和陌生人因偶然而起却又不可避免的冲突发生争吵、平息情绪，大家围在一起吃、围在一起照相。晃

车还没结束又开始因贪食路上美食过多而腹泻。还没适应一种环境又开始适应另外一种环境。总之，旅行像考生的作业本，满满的都是字。于此过程中，我们习得现实生活的各种规则与不规则，锤炼、加强各种应对策略，我们习得了一些动中之“道”。旅行归来，内心与躯体势必都比出门前又强大强健了些。

动当然也包含结果的不理想。同样以旅行为例。旅行是奔向未知，但又并非完全无知的那种“未知”，而是做了功课，含有期待的“未知”。有一年十月，天气大好，和家人谋划去四川、青海等地转一圈回来。预算时间是15天。兴冲冲冲到四川，去知名景点把门票与塑像观赏一遍，手机里塞满照片——照片上无一例外地，是我们渺小的身影，被一大堆人围住，这辈子也不可能再认识的游客遮蔽或半遮蔽。各式小吃也尝了一半多，一个网红猪蹄，15元一小碗，跟自家炖的并无两样，却站了一圈人，哈喇着口水围着等。我自己也捏了15块皱巴巴的钱，站着排队。对面是同样为了一种网红牛肉在排队的家人，我们互相打手势，示意对方稍安勿躁。这场景看上去有些滑稽，其实是群体生活的从众性，轻易覆盖了我们。

如此每天行进，每处皆人山人海。景点在变换，心理却有重复与“不过如此”之感。到第六天，就有些扛不住。与家人说，回吧？他立即接上说，回！便忙不迭上网订车票，打道回府。路上说的话竟比去时还要多些。因为心情比去时还要兴奋与期待。到家，放下行李，连灰尘都没打扫，家人先去他领地——阳台兼书房一屁股坐下，点烟、翻报纸。我则到我的“角落”——由书、电脑、台灯和我四方面组成，先随便翻几页出门前没看完的书，后又把身后养的花盆都浇上一遍水。这样喘上半小时一小时的气，两人都“活”过来了——总算静了，有氧气了。

动的“风险”正在于此。你奔赴的“远方”，有时无心或有意走近，像是目睹一场小规模塌方，现场惨淡。你会想，“不如静着。不如想象”。确实，有些远方，反是留在静当中，留在意念当中，更不失为一种尊重与敬重。

动让我思静。让我珍惜静的时光。“戒定慧”三字，戒后可定，定后生慧。不定，如波浪不歇扑打。只有定下，心静，才见水落石出，见世间万物前因后果，智慧方生于此。曾读《里尔克传》。里尔克最著名的《杜伊诺

哀歌》与《二十一首诗》，正是晚年隐居到杜伊诺城堡后所作。相传里尔克在城堡不与人交接，每天只到海边散步沉思。静思纷纭世事及自己艺术一生。一日他突然有所感有所悟，飞奔回城堡，连续一周几乎无暇吃喝睡眠，他的笔下诗思奔涌不歇。现代诗史上最优秀宏伟的诗篇《杜伊诺哀歌》方得以诞生。

这也是静生出的例证。心灵的动，思想的动，比身体之动实在来得更为壮观更为艺术。现代许多作家、画家，于创作重要作品时，要进行一个“闭关”仪式，他们为自己寻一处静的所在，拔去电话线，断网断联，吃最简单的食物，穿最简单的衣。全是为了得一个“静”字。当身静、心静、灵静，一切都似乎大道通天。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有一阵我见到的一只狗。那时我生病不能出门，每天只在小区溜达。居民对那狗态度不坏，不仅不打不踹，有多余的口粮还给它捎点，狗就驻留了下来。我每天就把脚步在它身边静静停留几分钟。狗很淡定，与我对视。我们互相研究一阵，然后道别。久而久之，我发现狗周身黑色毛发浓密，独有左后腿下方有直径十厘米左右的一大块皮肤，白白的，毫毛不长。我不禁猜测这狗一定也遭遇恶疾，也抗争，浪迹天涯，尝世间冷暖。它的一生并不比人更少惊心动魄。我看着狗，仿佛懂得了它。那它是否懂得我呢？虽不开口说话，但也难怪静静看着我的它真就不懂。我那时明白，其实无须去到更远的远方，只要在静中，连家门口最近处的一只无名狗也大有可观之处。

“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是在说动的必要与奇异——无论哪条路，你得走起来，罗马方可到达。“万物静观皆自得。”这是告诉我，静也是很妙的。那么，究竟是动，还是静，更契合我们生命天性？我们遇见自己的那一刻，究竟是在动里，还是在静中？

我不禁想，植物最好少搬家，并不代表它完全静止，相反，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植物内部，它从生到死都是激烈蓬勃；藏羚羊不可养在圈里，并不证明这个物种要永不停止奔跑。它夜来的休憩与安静，也许比什么物种都要深沉。那么，所有生命的最佳样态，既不在绝对的动，也不在绝对的静，而是动静的相生相长，是动与静间切换的自如，调适的和谐。动中有静。静中亦同样蕴含动。这是动静的辩证法，也是生命辩证法。

他们的孩子们在哪里、是干什么的？……我又鄙夷自己：这有什么要紧？最当羡慕的，是他眉宇间流露的温厚、踏实和宁静。

我还注意到一位哥们，每天都钓鱼，且不到别处，只去百丈寺。大清早，寺门没开，他就抵近飞檐翘角的庙门墙角，隔着石栏杆钓，那是寺左之水；庙门开了，他就进去，到居士林后面去钓，那是寺右之水。那两处鱼少，他钓的可能就是一个寂寞。晨钟暮鼓不会冲淡寂寞。钓鱼的学问大得很，许多钓者是不在乎大鱼小鱼多鱼少的。

百丈水里的白条鱼个头实在是小，钓鱼的人每次垂钓的时间实在是短，因而所获有限，多者半斤一斤，少者一两二两。我晓得，他们钓的鱼不送也不卖，只是自己吃，清理干净了，用沸油炸焦脆了，连着骨头吃，或炒辣椒吃，下饭下酒。“神钓”有代表性，我想他也最明白“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事理。

百丈溪中百丈水，饶有禅味；百丈水中钓百丈鱼，要有禅心。禅心也是定心。百丈古刹海堂前有这样一副对联：“怀合万象体露真常特立清规弘觉道，海纳百川心空明净好教众生脱迷津。”禅宗一脉，博大精深，“济物以慈悲为根本”。禅是包容的、宽广的，即心即佛、非心非佛，清规正范、恩泽均沾。佛与道也有相通之处。庄子与惠子有“濠梁之辩”，诸多玄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最是紧要。在特定情境和心境下，个体生命与宇宙大化融为一体，泰然处之，乐在其中。

百丈钓鱼，是神钓。它没有海钓的豪放，没有江钓的粗犷，没有垂钓的奇险，没有船钓的飘荡。小小手竿细细线，再大的“鲢鱼仔”，也是一“划”就上来了，一拨就摘下了。

我不钓鱼，喜欢看，自得其乐。钓与不钓，这时节到这地方来的人，心驰神往的，不就是快乐么？

你快乐，我快乐，房客快乐，房东快乐。狗快乐，鸡快乐，蛇和野猪也快乐。钓鱼的人快乐，小鱼儿也快乐。

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了，七老八十还能挺直身板健步走的人越来越多，神州大地，像奉新百丈这样美不胜收的地方大珠小珠落玉盘了。国泰民安人康健，还有闲钱和余钱，才能到百丈这样的好地方享清福。山下的人来了，百丈的清气、蓝天、白云、甜水、好路好房好油好米好菜才能出效益，让为数不少的普通“百丈人”高兴和踏实。所谓美美与共、美美与共。说到底，我们是来分享美与快乐的，不仅分享大自然赐予的美与快乐，更是分享人创造的美与快乐，分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绿色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带来的美与快乐。我们也是来积累和创造美与快乐的。

所以，我和老伴还想在百丈多住些日子。清风清溪，活水活鱼。多喜乐，长安宁。

赣地采风

# 万安湖上

□ 彭文斌

我被绿所淹没。山是绿色的，橄榄绿、苔藓绿、苹果绿。水是绿色的，鲜绿、淡绿、翠绿。这些绿色纵横交织，绘就了天地间的锦绣图。浩浩荡荡的万安湖啊，枕着赣江，连梦也绿意酣畅。

船只拖曳着长裙醉游在湖上，裙色忽白忽绿，变幻多端。阳光热烈地投入人湖的怀抱，被风一吹，腰身一扭，滑翔在波浪之上。此时，我置身于辛弃疾的笔下：“见我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万安县的朋友向我指认着两岸：“这边是东华山，那边是西华山。从这儿往上游走，就是造口壁。”

赣江有着著名的“十八滩”，说尽水路之险，也有充满神秘色彩的天然石壁“造口壁”。造口壁位于万安县沙坪镇境内，当年，任江西提点刑狱的爱国词人辛弃疾途经时留下一首《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使之名声大噪。这些鱼苗，将陆续在万安湖、赣江和水塘安家落户，成就万安鱼的美名。

万安湖是由于水电站的建设而形成的巨型人工湖，赣江流经这一地段时，河流与湖泊连为一体。高峡出平湖，碧水产好鱼。万安的生态鱼，征服了天下人的味蕾。我曾经造访过万安鱼生态产业研究院，工作人员随手拿瓷碗往水池里一舀，里面竟然有上百条鱼苗。这些鱼苗，将陆续在万安湖、赣江和水塘安家落户，成就万安鱼的美名。

令我惊奇的是，昨夜的暴雨似乎丝毫没有影响万安湖的颜值，湖水依然绿得令人难以置信。山水在这儿似乎只有一种状态：静美。山以水为镜，照出葱茏和妩媚；水以山为亲，百般缠绕，不舍不弃。偶尔露出一两栋房子，外墙粉刷一新，点缀着山水。水鸟则仿佛移动的画笔，在画面里急速游走，顿时，整个画面活了。

任凭我们这些来客为美景击节叫好，驾驶渔船的罗师傅目不转睛地把着舵，心无旁骛。妻子袁大姐穿着一件鲜艳的碎花衬衫，安静地坐在船尾，盈盈地注视着丈夫的背影。她向我们解释说，今天是星期天，罗师傅的伙伴休息在家，为了不打扰对方，她便前来做临时搭档。罗师傅一家原本以打鱼为生，“退渔上岸”后，成了县城居民，每月有补贴。泛舟万安湖，曾经是罗师傅、袁大姐的日常生活，时过境迁，置身今日的山水间，他们有着不同常人的情愫。

“好像回来探望亲人。”袁大姐乐呵呵地说，脸上洋溢着喜悦，“以前不觉得，现在来看，万安湖真像一位漂亮的姑娘。”

湖水托举着我们向幽深处寻觅往事的芳踪。赣南的木材曾经浩浩荡荡经由此地奔往鄱阳湖，留下财富传奇。贬谪岭南的苏东坡曾经伫立船头，迎着波涛大声吟哦道：“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舟。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兵败被俘的文天祥最后一次经过这儿，写下《过万安县》：“通知岭外相思处，不见滩头惶恐声。传语故园猿鹤好，梦回江路月风清。”不时遇见湖汉，朋友告诉我，在建万安水电站之前，那些地方是山谷。我一阵感慨，水可改道，山可成岛，而时间不可逆流，一生，只能朝前奔跑。

湖的左侧忽然露出一块芳草萋萋的洲滩。有人告诉我，那就是南坪洲，最适宜露营。我看见几顶帐篷搭设在湖畔，色彩绚丽，空中隐隐传来欢声笑语。人间正道是沧桑，而今，风雨后的万安湖成为度假休闲的天堂。

坐在船上的我，穿行于移动画廊之间。船只、波浪和水花一起协作，组合出孔雀开屏的造型。透过“画屏”，我看到，田北的农民描绘出新时代乡村的气象，夏木塘的特色建筑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高岭的旧民居和民宿被银杏揽入怀中，也揽入画中，这些，无不是从万安湖上飞出的绚丽浪花。

同行人中，有位姓魏的英语老师，她曾经到欧洲的小国阿尔巴尼亚工作过两年，最后，还是迫不及待地回到了万安。似乎，只有在故乡，听着亲切的乡音，品尝着美味的万安鱼头，她的心才回到了原位。而万安湖，是魏老师最为魂牵梦萦的地方。此刻，她还是那个邻家女孩，张开双臂，将湖水和飞鸟揽入胸怀，让无边的青绿重新激活诗句。

一千个万安人，便有一千个关于万安湖的故事。一颗颗水珠，簇拥成蔚为大观的湖泊。人，又何尝不是水？

袁大姐依然安静地坐在船尾，笑眯眯地看着这群为风景“撒野”的人。有时候，她好像沉浸在万安湖的往事之中，也好像在聆听船只唱给湖泊的歌谣：“祥云之下，青绿万安，一江碧水，重山两岸。十八滩，闯过一滩又一滩，船过九弯，渔歌一曲送千帆，那片红韵依然在心间。小城里留着我的眷恋，在水一方，伊人归舟晚。”摇摇头晃晃中，我甚至臆想，这船是罗师傅与袁大姐之间传递情感的桥梁。于平头百姓而言，一日三餐，相互取暖，都是愉悦的情景，情真便意切，心安即万安。

再往前走，该是造口壁了。尽管石刻沉入碧水，尽管风云激荡的往事化为历史，尽管车马慢的镜头只现在影视剧里，但是，怀抱山河的人终究会跨越时空相见。万安湖，是我们的接头地点。天穹、山水，都是见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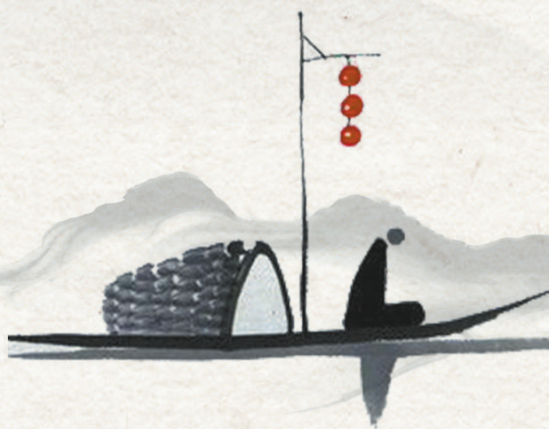
我习惯性地微信朋友圈写了一段话：“胸怀无法匹比苍穹，却可以尝试装下万安湖。青山的歌声被船只托举而出，浪花千万朵，仿佛时光约见我。”

与万安湖相遇，是我的幸福。

豫章随笔

# 禅钓

□ 周文



大雄山、祖师塔那边的水，分为两股，化作细长的双臂，将百丈寺团团环抱，在正门外龙柱广场前面荷塘的右侧合流，成了宽可逾丈的清溪，于花团锦簇和绿树掩映中，扭着摆着，跳着唱着，在圆鼓溜溜的石头上活活淌过，水碧石润，宜枕宜漱。这就是百丈溪，也叫百丈水。

真个是“二龙奉珠”气象。百丈寺坐西北朝东南，前面是盆地——弯曲而平展的山谷。百丈水沿山谷的西南一侧蛇行，呈S状，从荷花塘到陆落的山涧，有2000多米长。

溪的一边是山，长着茂林修竹，一边是田，长着青青禾稻。溪与田之间有游步道。这支水从一个村子中间流过，村子现在在“禅修小镇”。最近这些年，每到盛夏和初秋，也就是公历的七八月间，从省城或别的地方到百丈古刹周边来躲避酷暑的人成千上万，聚在禅修小镇的居多，主要是老年人，还有他们带的儿童，和陪伴他们的狗。

百丈水里有鱼，多“长仅数寸，形狭而扁，鳞细而整，状如柳叶”的小鱼。这种鱼在《本草纲目》《山海经》里都有记载，庄子与惠子也聊过。庄子称它“儵鱼”，说是一种稀奇古怪的鱼，会发出喜鹊叫那样的声音，人吃了它会无忧无虑无烦恼。故弄玄虚是庄子的惯用伎俩，无非是借鱼喻道。这种鱼其实就是小白条，我们江西很多地方的人叫它“鲢鱼”，体扁、腹白、鳞细、刺多、肉鲜嫩，喜欢逆水溯游、跃石跳滩，侧翻肚皮时会闪闪发光。它是淡水鱼，和海水里生长的“鲢”是两回事。

百丈水里的“鲢鱼”跟别处不同。水是从佛菩萨的脚跟下和眼面前流过来的，是“开光”过的，鱼便有了檀香和荷香的意味，是一道风景。

在百丈水里钓百丈鱼，也是一道风景。能够长住到百丈山来消暑纳凉的人，都是闲散之人。闲散之人也五行八作，五花八门，有喜爱钓鱼的。

在小溪小河中钓小白条鱼，比较老派的南昌人不说“钓”，说“划”——“划鲢鱼仔”。

百丈地区海拔高生态好，热天最宜人，和迷人的是每日早晚的户外行走。百丈钓鱼，最好的也是这两个时

段，特别是清早。拂晓，晨光熹微，薄雾絮絮，稻叶披露，竹影摇曳，知了未开口，草虫还在鸣，钓鱼的人便次第出门了。小风吹着，小鸟唱着，神清气爽的人站在溪流旁，和小白条鱼做钓与被钓的游戏，那是何等的惬意！溪窄，鱼细，水不深流不急，竿落竿起，鱼得鱼失，都是眨眼之间的事，可不就是“划”？等到太阳从东山顶上放出万丈光芒来，水边的风带了热气，他们就收竿走人了。

有多少人在百丈溪里“划”鱼？不知道，反正用两双手是算不过来的。“S”中间那个弯处钓者最密集。那儿山坡下的大路上立着清规大牌坊，溪水上架着两座小桥，小桥边的竹丛里隐着两块石碑，碑上有大字，一书“禅”，一书“缘起”。钓鱼的人喜欢在这里下钩，小桥上、竹林边、石碑旁，隔不多远就有人占位置。钓者不少，观者更多。观鱼如观棋，钓者凝神静气，只笑不语，观者指手画脚，窃窃私语，大家一团和气。

距离古寺不远的溪旁建有凉亭，距离凉亭不远的地方修了探入水底的石阶。总有一位穿着轻柔衣裙的女子，于熙熙晨光中坐在石阶上拉二胡，面朝流水背朝田，身姿多婀娜，琴声何悠扬。贴水的石阶上，总有一位“划”鱼的。弄琴的就她一位，变换的只是衣着；钓者不固定，时见新面孔。看上去他们互不相识，也无暇他顾，但我走过路过，总要停下脚步多瞧两眼，总会想到高山流水的故事。

一位身形高大、面容和善的钓鱼人，应有七十好几。据我观察，他的钓技最高，用不到吃一顿饭的工夫，能钓上来小半桶活蹦乱跳的白条，别人就差远了。我凑近了看，夸他是“神钓”，他笑着摇头，笑得憨厚。奇怪的是，他善钓，出手的次数却少，一周也难得“划”上一回，倒是每天都会和老伴紧紧相随，散步或者购物。他们身边没有孩童，有一模一样的两条小狗。小狗比小猫小，比小白兔白。他总是抱一条在怀里，牵一条在手上，抱着牵着，和老伴走来走去。我夸他的狗漂亮，问那是什么狗，他说是“小比熊”。我还想问些别的，终于觉得唐突而作罢。无论钓鱼还是遛狗，他总是那么淡定，那么从容，那么优雅。他是干什么的？他老伴是干什么的？